

禅宗文献俗语词零札(五)^{*}

——以古写本、古刻本对勘为中心

王长林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汉语史研究所)

提要:古写本和古刻本禅籍是通行的藏经本禅籍的底本或校勘本,因此考释通行本禅籍的疑难词语,采用与古写本、古刻本对勘是十分必要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勘不仅能辨别孰是孰非,而且有助于推察讹误的原由,沟通讹混的路径。文章选取十余则卍续藏本元代禅籍的疑难词语,对勘古本,辨形解义,展示古写本、古刻本禅宗文献的语言文字价值。

关键词:禅宗文献;俗语词;写本;对勘

DOI:10.13554/b.cnki.liyunyuan.2022.02.016

禅宗文献是近代汉语重要的白话文献,因方言俗语词丰硕而较早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词语考释是禅宗文献语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学界虽已取得不俗的成绩,但仍留有大量的词语阙疑待考。禅籍疑难词之所以难于索解,其实很大程度上与文字讹误有关,往往辨明字形,疑义也就涣然冰释。目前,国内学界利用最广泛的是日本近代编修的两部铅活字大藏经——《卍续藏》和《大正藏》所集录的禅宗文献,但与大藏经中其他类别的文献尤其是汉译佛经相比,禅宗文献明显的不足在于多数情况下底本不明且缺乏精良的校勘,文字讹误问题十分普遍,鱼鲁参差,亥豕相望,这种现象在《卍续藏》中更为突出。而文字讹误又直接影响到词义的训释和文意的理解,因不辨字形而误释词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日藏汉文古写本、古刻本禅宗文献语言文字研究”(编号21XYY002)的阶段性成果。曾在第十五届汉文佛典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22年11月)上宣读,感谢方一新教授、成佳同学指正。

^①雷汉卿、王长林:《禅宗文献词语训释相关问题综论》,《文献语言学》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125—126页。

众所周知,古写本和古刻本禅籍是目前通行的藏经本禅籍的原始资料来源,或为底本,或为校本,所以要破解通行本禅籍中的疑难词语,对勘古本将是十分必要且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对勘不仅能辨别孰是孰非,而且有助于推察讹误的原由,沟通讹混的路径,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文章以十余则已续藏本元代禅籍的疑难词语为例,通过对勘古本,辨正字形,考释词义,展示古写本、古刻本禅宗文献的语言文字价值,也为禅籍词汇研究和文献整理提供参考。

放憨裴禡

元万松行秀《请益录》卷下第六十一则《黄蘗问事》:“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还他百丈(真野狐精)黄蘗不是不知有(放憨裴禡),且要此话大行(家丑外扬)。”(X67/489a^①)

“放憨”义指装憨,禅籍多见,无须深究,但随后的“裴禡”却难以理解。检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万历版大藏经(嘉兴藏)本《请益录》作“裴禡”,虽略显漫漶,但字形与已续藏本大致相同,而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又作“裴愔”。综合对校三种版本,笔者认为国图本更近事实,嘉兴藏、已续藏的“禡”乃“愔”之形误,大徐本《说文·心部》:“愔,不豫也。呼昆切。”“不豫”即糊涂,与“憨”近义对文。但诸本“裴”字于义无所取,我们怀疑是“装”的讹误字。二字形近相混,内典有例可参,如唐慧苑《续华严经略疏刊定记》卷四:“第二总科别释者,就此一百四十一愿。……三若入堂宇下,明坐起裴束时愿。四手执杨枝下,明揩洗身口等时愿。”(X03/649b)“裴”即“装”之误。敦煌文献 S. 1399《王梵志诗》:“痴人连脑痴,买锦妻裴束。无心造福田,有意事奴仆。”“裴束”在大正藏本又误作“裴束”(T85/1324a)。要之,“裴愔”即装糊涂,与“放憨”均为动宾结构。“裴愔”禅籍又作“妆昏”和“妆昏”,元林泉从伦《空谷集》卷五第七十则《芭蕉法身》:“虽是钩锥在手,纵夺临时,其奈这僧撒呆掉痴,故意妆昏(去呼)。”(X67/305b)同书卷三第三十七则《云居六户》:“痴痴呆呆默默,自知田地稳。啰啰咤咤腾腾,谁谓肚皮憨。莫有妆昏(去呼)者么?”(X67/288c)可见“愔”实读去声,当为方言变调异读。禅籍另有成语“妆昏撒呆”“撒呆妆昏”“撒呆妆痴”,与“放憨裴愔”词义并同,均为并列式的成语,亦可作为参证。

^①文章所引用的佛教文献均于其后标注文献代码、册数、页码和栏数,C为《中华藏》,J为新文丰版《嘉兴藏》,K为《高丽藏》,T为《大正藏》,X为《已续藏》。

𥼶 𥼷

元万松行秀《请益录》卷下第六十三则《三圣逢人》：“今日不是减古人声光(门里出身易)，且要长后人节概(身里出门难)。若是本色汉(家破人亡，无可出入)，提祖佛印(摄鬼禁师)，转铁牛机(𥼶𥼷磨户)，把拄杖一时穿却。”(X67/489c)

“磨户”《汉语大词典》不收，实指以推磨为生的人家，如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神宗》：“言令磨户及熟食人，于城东西房廊作面市，收众磨户钱入官。”同卷：“又请牙人、磨户私以面贸易者杖一百。”然而“𥼶”字载籍鲜见，“𥼶𥼷”的词义不明。检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请益录》作“𥼶”，“𥼶”为“糴”^①的省简俗字。虽禅籍仍不见“𥼶𥼷”的其他用例，但辨识正字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该词的来源。《密庵和尚语录》：“风穴老和尚，将白面和麸壳𥼶了，引得后来人徒向百花香处作道理，成群作队，外边打之绕。”(T47/969a)“将白面和麸壳𥼶”凝缩为成语“和麸𥼶面”，指禅师以假乱真、糊弄学人，如《无准师范禅师语录》卷一：“和麸𥼶面，夹糠炊米。半夜三更，瞞神呼鬼。”(X70/222c)《了庵清欲禅师语录》卷五：“抛金圈，掷栗棘，和麸𥼶面成狼藉。”(X71/353a)所以，“𥼶𥼷”当是由成语“和麸𥼶面”进一步省缩而来，提取关键的语素“𥼶”和“𥼷”重新组合成动宾结构。所以万松行秀的着语“𥼶𥼷磨户”显然是谩骂之词，是将“转铁牛机”的“本色汉”喻为耍滑掺假的磨户，所以需要“拄杖一时穿却”予以剿绝。至此虽文意通顺，但语素“𥼶”何以误写作“𥼶”仍需解释。再查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嘉兴藏本《请益录》“𥼶”字作“𥼶”，将上端的部件“出”省变写作“𣎵”，而“𣎵”下端的横笔又与部件“米”合写成“来”。已续藏的编者未作详辨，以为“𥼶”的部件“来”是“來”的俗体而错误地进行回改，由此人为地创造了“𥼶”这个禅籍特有的讹俗字。

放雕戲尾 放雕把焰

元万松行秀《请益录》卷下第九十六则《赵州拣择》：“时有僧问：‘和尚既不在明白里，护惜个什么？’(就身打劫，快便难逢)州云：‘我亦不知。’(推聋作哑)僧云：‘既不知，为什么道‘不在明白里’？’(拏粗搭细，放雕戲尾)”(X67/503b)

①为方便讨论字形讹变的路径，文章保留部分用字的繁体写法。

“拏粗捺细”义同“拿粗挟细”，指玩弄手段故意刁难，如元无名氏《陈州粳米》楔子：“俺两个全仗俺父亲的虎威，拿粗挟细，揣歪捏怪，那一个不知我的名儿？”但随后“放雕戲尾”的字面义颇嫌扞格，疑有讹误。“戲”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嘉兴藏本作“戲”，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作“戲”。已续藏本卷下末附《音义》对正文部分字词注音释义，收列“戲”字，注音“侧加切”但缺释义^①。已续藏“戲”与嘉兴藏用字相同，国图本略黠泚，但字形与已续藏《音义》相近，右侧从“支”，非“戈”。经过比勘我们认为，后者为确，从注音反推，当作“戲”，宋本《玉篇·支部》：“戲，取也。”而“戲”又是“戲”的换旁俗字，段注本《说文·又部》：“戲，又卑也。”^②段玉裁注：“又卑者，用手自高取下也，今俗语读如渣。”引申为刺取、抓取，更换义符写作“搯”，《释名·释姿容》：“搯，又也。五指俱往又取也。”“支”“攴”相混又写作“戲”，《集韵·麻韵》庄加切：“戲，指按谓之戲。”又“虛”与“慮”相混，故写成已续藏《音义》的“戲”字，国图本“戲”左侧部件的上端似“雨”，即由俗写“戠”“雨”相混所致^③。已续藏和嘉兴藏的“戲”也当是从“戲”讹变而来，因为俗写“支”与“戈”也多相混，如“戳”本录写作“戳”即为其证。既已辨正字形，词义也就迎刃而解。“放雕戲尾”字面义指放走雕却抓住尾巴，与“拏粗捺细”都是玩弄刁难的手段。禅籍同义的成语另有“把缆放船”，如《应庵昙华禅师语录》卷四：“直下斩钉截铁，犹是把缆放船。苟若说心说性，未免和泥合水。”（X69/520b）“把缆放船”和“和泥合水”也都是糊弄之举。

万松行秀的弟子林泉从伦禅籍评唱中又有成语“放雕把焰”，与该词密切相关，也较费解，顺带略作考证。林泉从伦《空谷集》卷一第十一则《万户俱开》：“盖因闻石霜赤心片片，招拨这僧，故放雕把焰，赫傍石霜，要与他说。”（X67/274c）“焰”不能依字面理解，而是“雁”的假借。“雕”与“雁”在师徒二人的评唱中常连类并提，如行秀《请益录》卷上第一则《文殊过夏》：“天童点伊，雕心雁爪，能做不能当。”（X67/462b）从伦《虚堂集》卷二第二九则《韶山礼拜》：“拟用雕心强取，其奈雁爪难拏。不免着小做奸，故恁铺眉苦眼。”（X67/339b）所以“放雕把雁”与“放雕戲尾”表义实同，也就是禅宗常说的“一手抬，一手搦”，都是禅师欲擒故纵的接引手段。

①《请益录上卷音义》的最后一字也是“戲”，有注音兼释义：“侧加切，以手按物也。”但正文最后数则并无“戲”字。笔者怀疑，是上下二卷的《音义》撰（刻）毕，作者嫌下卷《音义》“戲”字缺义，故拟在末尾补全，但误属入上卷的《音义》。

②“又卑”小徐本作“又取”，《集韵·麻韵》庄加切“戲”引《说文》亦作“又取”。

③二者相混可参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00—102页。

展 諫

元万松行秀《请益录》卷一第一五则《法眼如来》：“天童拈云：‘世尊说如来禅（腊月萝卜头，不免窖里），法眼说祖师禅（不觉口干舌缩）。会得甚奇特（犹有这个在），不会也相许（展諫平人，除你不怕）。’”（X67/469a）

“展諫”内外典籍鲜觐，词义费解，疑有文字讹错。查东京大学综合图书馆藏嘉兴藏本作“展諫”，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作“展諫”，两种古刻本用字都略有残破，但大致可辨作“諫”，而非“諫”，“諫”当是“諫”的类推简化俗字。但“展諫”又当作何解呢？再考万松行秀的另一部禅宗评唱著作《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卷二第一八则《赵州狗子》：“平展演（没跷欺，休厮諫），大铺舒（材高语壮），莫怪依家不慎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T48/238c）“展演”即铺展演说禅法，与“铺舒”对文近义，“没跷欺，休厮諫”是万松行秀的着语，大意是说：平铺直叙地演说禅法，切勿欺諫后学。由此推测，《请益录》的“展諫”当是由“平展演”“休厮諫”缩略糅合而成，“展諫平人”就是展演禅法欺骗学人之义。“展諫”可以看作是万松行秀独创的评唱颂古术语，体现出行秀灵活独特的言表风格。

咽 咬

元林泉从伦《虚堂集》卷六第九八则《天宁上堂》：“修行之人，若能如此行历，何必忙拖竹杖，紧系行缠，撞东磕西，走南掠北，向枯骨上咽咬，毕竟有甚么汁？”（X67/373c）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林泉老人评唱丹霞淳禅师颂古虚堂习听录》（后简称《虚堂习听录》）^①均作“咽咬”，已续藏本“咽”当为“咽”之误。“咽”或以为是“咽”的讹俗字，如高丽本《龙龕手镜·口部》：“咽，俗；咽，正。渠殒反，吐兒也。”《康熙字典·口部》本条按云：“即‘咽’字之讹。”或以为与“吻”相通，《正字通·口部》：“咽，与‘吻’通。”而“吻”乃“吐”义，宋本《玉篇·口部》：“吻，九峻切，吐

^①该藏本为明万历戊子（1588）内官监管理太监解宁等刊，庚寅（1590）京都太平仓张铺印本。

也。”^①其实,“咽”另有“咬”义,《篇海类编·口部》:“咽,口咬。”《字汇·口部》:“咽,渠陨切,吐也。又苦本切,音恹,吐舌咬也。”看来《字汇》主张“咬”是在“吐”义基础之上的引申。但二字读音有异,实非一词,“咬”义的“咽”当是“啃”之假借,《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主此说,并引元曲为证,如元康进之《李逵负荆》第二折:“狗咽骷髅抖搜毛。”元石君宝《曲江池》第一折:“咽羊骨不嫌膻。”可见,二词通借在元曲中较为通行,而《虚堂集》为元释林泉从伦所著,与元曲通借的时代一致,恰可互参。又,林泉从伦《空谷集》卷二第二〇则《云岩南泉》:“有不顾危亡者,踉跄颠蹶,蹴跳践踏,生捋活攞,向枯骨上咬嚼,没巴鼻处近傍。”(X67/280a)“向枯骨上咬嚼”与引例“向枯骨上咽咬”并无二致,“咬嚼”义同“咽咬”。“向枯骨上咽咬”禅宗又称作“枯骨觅汁”,是愚昧荒诞的举止,语本《临济录》:“法性身、法性土,明知是建立之法依通国土,空拳黄叶用诳小儿,蒺藜菱刺枯骨上觅什么汁?”(T47/499b)

粧 公

元林泉从伦《虚堂集》卷一第一二则《夹山不会》:“唯余皎月当天,不有片云翳目,正当此时,合向甚么处相见。入廛垂手提携处,休又粧公佯不秋。”(X67/330c)

末后一词“不秋”同“不俦”“不瞅”,“佯不秋”即假装不理睬,义同“佯不采”“佯不理”,但前者“粧公”不易索解。禅籍常见“三盏酒粧公子面,一枝花插美人头”俗谚,但语义并不吻合。检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虚堂习听录》“公”均作“么”,“么”虽仍难贯通文义,但为我们破解疑难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认为,卮续藏本、明刻本的“公”和“么”其实都是“么”之形误^②。“粧么”又作“装么”,近代白话文献多见,《汉语大词典》释为“故意作态,装腔作势”,如元睢景臣《哨遍·高祖还乡》套曲:“新刷来的头巾,恰糴来的绸衫,畅好是粧么大户。”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第七十五回:“林冲道:‘朝廷中贵官来时,有多少装么,中间未必是好事。’”因此引例“粧么佯不秋”即装怪假装不理睬,疑虑释然。但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粧么”的构词理据,“粧”当

①以上二义《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第2版)和《中华字海》均不收。

②三者相混文献另有旁参,如“麼”常作“麼”,又作“麼”(见大正藏本《鱼山私钞》,T84/831a)。又如,“矣”可讹作“矣”或“矣”,宋本《玉篇·大部》:“矣,音奚,兽迹。”明成化本《篇海·大部》引《搜真玉镜》:“矣,兮,系《吴韵》。”而其他版本则均作“矣”。该字在《篇海》诸本的字形差异,参杨红梅《〈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引〈篇海〉系字书条目纠谬》,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2页。

与“装”相通,义谓装扮,语素“么”该当何解?今疑“么”即“妖”之借,禅籍就有“粧妖”一词,如《浮石禅师语录》卷八:“女子惯自粧妖,瞿昙没点气息,带累罔明文殊,至今遭人甄别。”(J26/605b)又有成语“粧妖作痴”和“造妖捏怪”,《云溪偃亭挺禅师语录》卷一四:“他方此土,许多罗刹夜叉从地狱缝里劈空走来,都与黄面瞿昙眉毛厮结,弄得耆阇崛山不干不净,八岁女子粧妖作痴。”(J33/789b)《大慧录》卷二二:“自是后来儿孙失其宗旨,遂各立门户造妖捏怪耳。”(T47/906c)《月磬禅师语录》卷二:“成群作队,指东话西,造妖捏怪,诳惑愚痴,神通妙用有谁知。”(X70/534b)“妖”与“痴”“怪”相对,词义相近。古代文献亦多见“妖”“么”相通之例,《汉语大词典》收释,可为参证。

篇 枝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下《钓台开上人之浙》:“半肩毳衲下龙台,剩着闲钱买草鞋。有问南闽消息子,篇枝花向雪中开。”(X70/312a)

“篇”是“篇”的俗体,“篇枝”不辞。校勘记云:“篇,疑荔。”“荔”当为“荔”之误。查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初住福州大中祥符禅寺语录》(后文简称《樵隐和尚语录》)卷二作“**荔**”,该字乃“荔”之省俗字,“><”系省略符号。可见校勘记所疑不误,已续藏本的“篇”是“荔”的形近讹误字。樵隐悟逸禅师住福州大中祥符禅寺,弟子开上人离闽游浙,禅师作如上诗偈,后二句大意是说:如果有人询问南闽的消息,请告知荔枝花在雪中绽开,这与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有异曲同工之妙。悟逸禅师以荔枝说事,盖禅籍多有关于福建荔枝的机锋话头,如《古尊宿语录》卷四五《真净禅师语》:“昨日有人从袁州来,却得洪州信,说道长安米价高,福建路荔枝熟。”(C45/943b)《三宜孟禅师语录》卷六:“昔闽王送荔枝与玄沙,沙拈起示众曰:‘这个荔枝得恁么红,那个荔枝得恁么赤。’诸人作么生会?”(J27/34c)《百愚禅师语录》:“大似向福建人前卖荔枝,未免旁观者哂。”(J36/621b)

朱 涯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下《船子》:“三寸离钩,一悬丝命。伶俐人不来,道吾杳无信,朱涯潮落寒红静。”(X70/307b)

末后句扞格难通,检核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作“朱涇潮落寒江静”,疑窠释然——“红”为“江”之误,“涯”为“涇”之误。“朱涇”本为华亭县地名,因船子和尚曾于此地泛舟接人,故称“华亭朱涇船子和尚”,《释氏稽古略》卷三《船子》:“华亭朱涇船子和尚,名德诚,遂宁府人,得法于药山。至华亭泛小舟,随缘度日,人莫知其高行,因号曰船子和尚。”(T49/837a)引例中“怜悯人”特指夹山善会禅师,《释氏稽古略》卷三本章:“后因道吾指夹山会禅师来参,山既解悟。别去已,频频回顾,师遂唤闍黎,山回首,师竖起桡曰:‘汝将谓别有耶?’乃覆舟入水而逝。”(T49/837a)道吾和尚指引夹山参拜船子,夹山开悟后,或以为另有法门,频频回顾不愿离去,船子毅然投水以示别无剩法。这则舍身说法的感人事迹禅林多有传颂,樵隐悟逸禅师“朱涇潮落寒江静”也透出对船子和尚的凭吊、赞美之情。

魔 畢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二《悼子玄通书记卷后》:“仪凤丹穴,书典六韬。村民七家,义兵养锐。扫除魔畢,放鹤亭空。死守玄关,万夫莫拔。”(X70/309a)

书记职掌禅苑文翰,“六韬”与“玄关”是对书记学识的溢美之词,但偈中“扫除魔畢,放鹤亭空”二句不易疏解。今按:“放鹤亭空”语本支遁的典故,《释氏蒙求》卷二《道林放鹤》:“支遁,字道林,入山阴讲演《维摩经》。……有遗林鹤者,林曰:‘汝是冲天之物也,宁为耳目之玩乎?’遂开笼放之。”(X87/244a)《宗统编年》卷七引《祥符荫》:“年来春秋之际,每登支硎,浏览林麓,坐放鹤亭,抚马迹坡,未尝不追怀高风逸韵于千载之下也。”(X86/117b)支遁是魏晋般若学即色宗的代表性人物,兼通玄佛,论讲般若,著述宏富。可见,偈颂二句是将书记赞比支遁,“除魔”当指佛家讲经除魔,但“畢”若理解作“完结”义,于义殊有未恰,因为诗偈中“除魔”与“放鹤”是并列的两件事,无所谓孰先孰后。卅续藏本“畢”在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作“𪛗”,比勘可以确定写本为是。按:“𪛗”即“壘”的俗写,“魔壘”义同“魔窟”“魔军”,内典不乏用例,如《五家正宗赞》卷二《白雲端禅师》:“剿除魔壘,袖中藏雪刃,光焰焰生。勘辨衲僧,水上捺胡芦,机辘辘转。”(X78/592b)《应庵昙华禅师语录》卷五:“一处明,千处万处一时明,不消一弹指顷,扫清魔壘,独步大方。”(X69/526c)《释净土群疑论序》:“胜幢虽建,魔壘尚高。未悟圣力所牵,多以常途致惑。”(T47/30b)悟逸禅师所谓的“扫除魔壘”与上举“剿除魔壘”“扫清魔壘”表意实同,可互为参证。但“壘”何以误作“畢”呢?这其实与“壘”俗写“𪛗”有关,

这种写法在日藏写本禅籍中十分普遍,“><”是“𡗗”的省略符号,恰与“畢”中部的写法很相近,编者未加审辨,又将“𡗗”的下侧部件“土”与“丰”混淆,才致使楷书形体迥异的“壘”“畢”二字相混。

誰 樓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二《怱上人归太平》:“雨过山山暝色开,层磬一见掉头回。角声曾搅禅僧梦,家近誰樓莫听梅。”(X70/311b)

“誰樓”不辞,校勘记云:“誰字更勘。”编者对“誰”存有疑虑,但问题悬而不决。验核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作“誰”,可见日续藏本“誰”是“誰”的省笔讹误字,而“誰”则又是“誰”部件移位的俗写。“誰樓”指鼓楼,清光绪诵芬室刊本《新编五代梁史平话》卷上:“誰樓禁鼓报三更,漏滴铜壶中夜至。”内外典籍又作“樵樓”,明容与堂刻本《水浒传》卷二一:“樵樓禁鼓一更未尽一更催,别院寒砧千搗将残千搗起。”《三山来禅师语录》卷一〇:“鼓角樵樓午夜催,金鸡啼断禁城开。”(J29/730b)

妹 陋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二《赠画士》:“有客有客来城隅,袖里秘挾丹青书。胚夺造化胎元枢,妹陋一发穷缙铢。”(X70/316b)

要读懂这段诗偈,首先要辨识首句中“挾”的含义。朝鲜本《龙龕手鏡·手部》:“挾,俗,音来,正作挾[棟],木名也。”^①“挾”正作“棟”,属山茱萸科,又称“棕子木”,显然与诗偈的文意无涉。今查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字作“挾”,实为“挾”字,“挾”系“挾”增笔讹误字。“画士”袖中秘挾画卷来请悟逸禅师鉴赏,禅师便作如上诗偈,故“胚夺造化胎元枢”是对画卷的赞赏,但后句的含义仍费解,原因是“妹陋”一词文献鲜见。再核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妹”作“妹”,是为“妹”字,“妹”义美好,与“陋”反义并举,“妹陋一发穷缙铢”大意是说画卷的美与丑系于一发之间,画工须缙铢必较,其实也是对画卷细节的溢美之词。

①高丽本部件“来”写作俗体“来”,“挾,俗,音来,正作棟,木名也”。

淹果豇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二《对月》：“闲淹果豇为谁忙，雪覆双眉眼阙霜。经卷难穷义难了，云根几度月昏黄。”（X70/307c）

“淹果豇”典籍罕觐，检核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如右图。抄手本来写作“淹豆”，发现中间阙字，故于“淹”下着两点“丶”，并将阙字“黑”补写在“豆”的右侧，这是写本常见的补字方法，实为“淹黑豆”。比勘可见，已续藏本“果”乃“黑”的形近误字，“豇”又是“豆”的增旁俗字。“淹黑豆”禅籍又作“揞黑豆”“唵黑豆”和“掩黑豆”，“黑豆”喻指经文，而首字当以“唵”为正，《广雅·释言》：“唵，唵也。”王念孙疏证：“《众经音义》卷一一引《埤苍》云：‘唵，唵也，谓掌进食也。’……今俗语犹谓掌进食曰唵。”“掌进食”即谓“置食物于掌中，以手掌向而食之”。^①“唵黑豆”禅籍常用来喻指研读佛经^②，引例也即是该义，与后文“经卷”互为照应。



舍桐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二《到方山寺》：“方方屹立山如屏，野色浮腻泉石清。舍桐蛻子朝露冷，草豇绽荚秋香零。”（X70/315c）

这是悟逸禅师描写深秋造访方山寺途中的景色，前两句写远景，后两句绘近景且对仗工整，“草豇绽荚”指路边野豆荚绽裂，但“舍桐蛻子”颇为难解。“舍桐”，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作“**舍桐**”，“**桐**”是“桐”的俗写。两相比照，我们认为写本“舍桐”为确，“舍”当是“**舍**”的形近讹误字。“舍”是以火燎原而后种植的耕作方式，但“舍桐”不能按字面理解为烧燎过后的桐树，而是指舍耕特意保留下的桐树^③。之所以保留“舍桐”，则与禅院尚种茶树的风气有关，清陆廷灿《续茶经》卷上《茶之源》引赵汝砺

①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5页。

②黑豆乃畜生的饲料，“唵黑豆”或作骂词，参汪维辉《有关〈临济录〉语言的几个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1辑，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

③文献中暂未检得“舍桐”的其他用例，但开舍种植桐树的习俗却有记载，清嘉庆《大埔县志》卷一一《风俗志》：“邑多山陵林麓……山居小民则烧山治舍，栽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方志中还有“桐舍”“桐木坎上舍”“桐树园上舍”等地名，亦可为证。

《北苑别录》云：

草木至夜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糝雨露之泽。茶于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末，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政所以导生长之气，而渗雨露之泽也，此之谓开畚。唯桐木则留焉，桐木之性与茶相宜，而又茶至冬则畏寒，桐木望秋而先落；茶至夏而畏日，桐木至春而渐茂，理亦然也。

桐木与茶树习性相宜互补，自有培护的价值。所以，诗中“畚桐”当特指禅寺茶园开畚留下的桐树，而“畚桐蛭子”即指桐树掉落下来的籽实。桐子秋季成熟并自然脱落，正与深秋访寺时间相合。故此二句前言路边掉落的桐子，后指草荳绽荚的豆子，称其对仗工整，实不虚谬。

凡 蜚

元正定编《樵隐悟逸禅师语录》卷二《供堂净发陈待诏求》：“精艺家传压当行，凡蜚寸刃冷含光。山僧毫发难瞒汝，舍利虽无却有霜。”(X70/312b)

这是悟逸禅师给“净发陈待诏”赠作的诗偈，“净发”是禅林专职的剃头匠，“待诏”是宋元民间对手艺人的尊称，但偈中的“凡蜚”未解待考。高丽本《龙龕手镜·凡部》：“凡，古文‘明’字。”朝鲜本《龙龕手镜·凡部》：“凡，古文‘明’字。○又是俞切，鸟短羽而飞也。”可见，后者又认为“凡”是“几”的变体，《说文·几部》：“几，鸟之短羽飞几几也，象形，读若殊。”此外，内典中的“凡”还是“凡”的形误字，如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卷二《新花严经》卷第十“风癘”条：“上音封，《说文》云：‘风动虫生，故虫八月而化。从虫，凡声也。’”(C59/364c)“凡”大正藏本误作“几”(T54/941b)。唐智云《妙经文句私志记》卷七解释“凤凰”的字形构造说：“凤字凡内着鸟，形声之字，谓内形外声也。皇字直作帝皇之字，不应从几，世俗加之，疏本并皆从几，皆以后人专辄加改，学者宜须知之。”(X29/323b)这里的“凡”是构字部件，其实也是源自“凡”。总之，以上诸义均难疏解“凡蜚”的词义。

兹查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写本《樵隐和尚语录》字作“**凡**”，是为“风”之草书，故“凡”当为“风”之省笔俗字。“风”《宋元以来俗字谱》引《古今杂剧》作“**凡**”“**凡**”，《娇红记》作“**凡**”，《目连记》作“**凡**”^①，均与“凡”形近，“凡”当由诸字进一步省变而来。“风蜚”

①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第106页。

同“风飞”,禅籍常见“雷厉风蜚”“雷厉风飞”“雷振风飞”和“雷怒风飞”等词语,例多不举,义指迅捷难当。所以,诗偈“风蜚寸刃”即是对净发僧刀法娴熟、迅捷的赞美之词,与前句“精艺”恰相呼应。

寶 变

元妙寅等编《月磻禅师语录》卷上:“谢景德王溪长老并因藏主:‘破砂盆,无贵贱,等闲拈向昌江上,尽大地人同一见见^①。仿佛宣州木瓜,依稀景镇寶变。’”(X70/520c)

内典中的“寶变”系主谓结构,并不成词,例中与“木瓜”对文,应当作名词讲。核查日本江户时期写本《月磻和尚语录》作“窑变”。“窑”实乃“窑”字,又写作“窑”“窯”等形体,“窑变”《汉语大词典》释为:“谓制造瓷器时,由于窑里高温度的火焰使釉发生化学变化,开窑后出现意外的新奇颜色和花样。”此外又作瓷器的代名词,如《寒山寺志》卷一载邹福保《重修寒山寺记》:“寺中旧有铜铸、窑变二躯,相传已久,虽付刹尘,犹可摭遗闻而补之。”“铜铸、窑变二躯”指用铜和瓷塑造的两尊佛像^②。“窑变”义指瓷器,这恰与感谢从景德远来的王溪长老的背景相契合,“破砂盆”为瓷器的骂称,而“窑变”又为其美称。木瓜和窑变分别是宣州和景镇的特产。需再进一步考证的是,己续藏为何将“窑”字误作“寶”呢?今按:“寶”俗写省略“貝”作“窑”,或“王”“缶”移位作“窑”,再省略“缶”则作“宝”,即今简体字的写法。或省略“王”作“窑”,如《正字通·宀部》:“窑,同宗,见《六书故》。”《汉语大字典》即引《六书故》:“窑,又作‘宗’。”《说文·宀部》:“宗,藏也。”段玉裁注:“盖壁中古文如此,今作‘寶’。”可见“窑”与“宗”均为“寶”之异形。而“窑”与“窑”仅部件“穴”与“宀”之微异,两种偏旁在俗写中常常混用不别,编者未予慎辨,误将“窑”视为“窑”,继而回改成正体“寶”,这也是日本大藏经编者不辨俗字、混淆字际关系而错位回改的又一实例。

参考文献:

雷汉卿、王长林:《禅宗文献词语训释相关问题综论》,《文献语言学》第2辑,北京:中华书

^①江户写本《月磻和尚语录》作“見レ”,“レ”为重文符号,当衍,己续藏重出恐源于此。

^②内典亦有“窑变观音”的说法,也是指陶瓷制造的观音像。

局,2016年。

李维琦:《佛经词语汇释》,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年。

汪维辉:《有关〈临济录〉语言的几个问题》,《汉语史研究集刊》第21辑,成都:巴蜀书社,2016年。

杨红梅:《〈汉语大字典〉(第二版)引〈篇海〉系字书条目纠谬——以〈四声篇海〉(卷二至卷五)为中心》,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

曾良:《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

Notes on Slang Words in Zen Literature(5)

——Centering on the text collation of ancient script and block printed edition

Wang Changlin

(Sichu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ncient manuscript and block printed version of Zen literature are the source of original materials or collation of the popular Buddhist scriptures. It is very necessary and effective to distinguish and explain the difficult words in the popular Zen literature for the parallel ancient manuscripts and block printed editions. It can not only distinguish right from wrong, but also help to explain the cause of errors. This paper selects more than ten difficult words in the Yuan Dynasty Zen literature of the Wan Xuzang(卮续藏) to explore the parallel ancient books, distinguish the form and meaning, and preliminarily show the language research value of ancient manuscript and block printed version of Zen literature.

Keywords: Zen literature; Slang Words; manuscript; Text Collation